

柯鱼乐趣长留忆

◆朝朝夕拾 ◎杨达寿

江河塘涧是鱼虾的天堂,也是农家儿童少年的乐园。鱼虾是一种美味,但柯鱼摸虾的人都觉得柯鱼比吃鱼更有味,亦更快乐!在农村牧牛和读书那些年,正是我童心勃发的岁月,柯鱼摸虾是我难以忘怀的乐事——

春雷轰隆,春雨遍洒,原本栖居在池塘里的鱼儿就急不可耐地顺水游进沟渠、田垄。那些靠近池塘的水田,成了鱼儿的乐园。农人赶牛耕田、抄田,把水田整平。牛儿拉抄,人手握抄,一路裹挟着泥土水浩浩前行,待到田头转弯处,人和牛稍一停顿,那浩荡的水流全速折返,而那来不及随水流撤走的鲫鱼、车料鱼等就只能在少水的泥浆中蹦跶。我脚疾手快,轻松地拾起那些鱼儿。

儿时常听大人说黄鳝和甲鱼最补人。甲鱼难抓又怕咬,黄鳝常在塘边和田垄边筑洞穴,易钓易捕。有一次,看到佛堂镇上卖箴制捕鳝长篓,买了几只,篓里放进死蚯蚓,晚上把篓放在塘坎边,多有收获。

收获。塘边的黄鳝洞临水,也可诱钓。钓黄鳝一般用小虾及昆虫之类作诱饵,容易吸引黄鳝。田垄稻田边培过新泥,那里的黄鳝洞很好挖,很少抓空。挖黄鳝最怕挖到蛇,但蛇洞是圆而干燥,一般不会筑在水田边;而黄鳝洞是扁而潮湿的,多在稻田靠水一侧。有一次,在稻田看到一条水蛇,误认为是黄鳝去抓,被它咬了一口,幸亏水蛇无毒无碍。

杨宅村周的大塘小塘成串,塘与塘间有弯弯曲曲的小洞相连互通。春天雷雨过后,大塘小塘溢水,塘里的鱼或冲跳入田,或在小洞里游动。我穿着蓑衣,头戴斗笠,背上小渔网和鱼篓,到小洞、塘口转,那些冲出塘口而进入稻田的鲫鱼多是“身怀六甲”之辈,比较笨拙。它们或待在稻田脚印处,或依附稻禾根,明眼一看,目标即定,只要十指一合,十拿九稳。至于塘与塘之间的水洞,只要用网拦在洞口,到另一头用锄头打水驱赶,多有收获。

有一年,春夏之交,已有十天半月未雨,村边塘只有半塘水,南边长塘水却仍较满。傍晚雷雨大作,我牧牛回家,听到塘洞口有鱼排卵时尾部拍水声,迅即回家,“三下五除二”地用罢晚餐,拿了渔具,背着锄头就走。大哥知我发现鱼情,只问“到哪里去?”我只回应“长塘龙月塘口!”

到塘口,天已漆黑,我顾不上电光闪闪,等待小洞过水。不一会儿,大哥来到,还带来手电和笠帽。我们远离塘口,以免惊动那些胆小的大鲫鱼。长塘水越涨越满,通往龙月塘的小洞开始出水,一支急于排卵的“先遣队”开始从塘口涌入小洞,“啪啪”“啪啪”的排卵击水(俗称“跌子”)声不断,我即拿着网和鱼篓到龙月塘跌水口处用网堵住,我与大哥就在小洞跌水处坐收渔利。不久,电闪更亮,雷雨大作,鲫鱼更是游兴十足,纷纷落入渔网。幸亏大哥又带来一个小渔网,可以轮换着收鱼。待到洞水流久,产卵之鱼另觅“产房”,我们才兴致勃勃地用锄头柄挑着两只满满的

的鱼篓返家,一称有20多斤,弄得妈妈,大姐忙碌大半天,才完成烘干干和红烧鲫鱼两大任务。

那些年,杨宅人一直把村东的义乌江叫长江。夏天,我们常把牛绳接长,把牛各自拴在小树上后,就和小伙伴游过江水急流,到对岸杨树根部抓鱼。因为水杨柳被洪水冲刷后,根部形成鱼窝,许多鱼会在树根间休息游弋。因树根密,无法用渔网,只能两人合作徒手围捕,往往都能成功。

那时,义乌江多有自钱塘江逆洪水而上的鳊鱼、刀鱼。大的鳊鱼有一二十斤重,多栖于杨宅江坎头深水区。水杨柳根部围捕到的多是一二斤重的鳊鱼,每次去捕都不会空手而返。我们用上渔网和渔叉,收获更丰。洪水退了,村边的低洼处积水慢慢干涸,一些滞留未归的鱼逃不过牧牛童的眼睛。

我读小学时,学校没有兴趣学习小组,柯鱼摸虾成了我主要的兴趣。我家备有四角大口手提围网,一手提四角围网,一手用



三角形竹竿驱赶鱼虾,常常都有好收获。

自佛堂小学高级部毕业起,我走上了务农的路。那年初夏,我利用家中一顶废弃的麻纱破帐子,做了七八个方形诱捕虾儿的手提网。诱饵多用炒小麦皮并糅成小团,还可用蚯蚓等,放在麻网中间,将一张张小网放在塘边水底,栖息草丛或塘边的虾闻香去吃饵,过三五分钟提网抓虾即可。每天一早捕到虾,真会快乐一整天!

◆汉诗节拍

永远的乡愁

——纪念中国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
◎方向明

写乡愁的人走了,但乡愁依然还在。邮票已很少用了,但思乡情感还在。当年的船票旧了,但上面的字还在。母亲多年前走了,但故乡的坟还在。当年的新娘老了,但她的心愿还在。今日虽然你走了,但你的乡愁永在。用乡愁放颗卫星,俯瞰两岸的凉热。用乡愁架座虹桥,直通海峡的两岸。用乡愁建条高铁,经过离乡的车站。用乡愁砌个码头,让离乡游子上岸。用乡愁搭建灵堂,安放乡愁的灵魂。用乡愁归愿故乡,重回母亲的身旁。借你的一曲乡愁呀,祝愿祖国早日统一,昌盛富强。



芦苇

◎杨庆文

羡慕
公园里的那一湾芦苇
春天的时候
它们一起发芽、抽条、开花
叶、花、茎、根、笋
采药老人说均可入药

蒹葭苍苍
如今
它们左右摇摆
白露为霜
一起白头
芦花飞处
漫天雪飘
飞尽芦花后
芦苇又成为扫帚
守望家中

羡慕大地,仰望苍天
羡慕我自己
在生活中发现美好
我们正是其中的一部分

静斋摄于幸福湖



一灯如豆,浮动年少的光芒

◆烛窗心影 ◎刘会然

乡居岁月,与煤油灯相依相伴,是种不了的情缘。

19世纪80年代,虽然家家户户都牵了电线,装了电灯,但停电是家常便饭,家家户户还是少不了煤油灯。

乡村的煤油灯,造型可谓千奇百怪,各具风格。村人都是就地取材,利用家里的瓶瓶罐罐,自制煤

油灯。那时,最好的煤油灯,肯定是从供销社买回的那种带灯罩和底座的玻璃灯。可普通农家,用得最多的是用罐头瓶和墨水瓶做的煤油灯。

少年时,乡村代销店最高档的吃食就是水果罐头,有雪梨罐头、红橘罐头、青苹罐头等。罐头瓶煤油灯,就是把吃完的罐头玻璃瓶洗净,用细铁丝扭一个“倒W”,铁丝两头挂瓶口,中间突起部分扭住灯头和灯芯。灯头一般用牙膏嘴。小时候,大伙用的牙膏壳都是铝皮做的。牙膏嘴方便穿灯芯,是做灯头最佳的选择。灯芯取自家用的棉线。罐头瓶做的煤油灯,单手不好端,一般都会做个提手。用中号铁丝做个圆环,套在瓶口凹槽中,再用中号铁丝做个“倒U”。“倒U”下端和圆环相勾连,提手就做好了。罐头瓶做的煤油灯,灯头吊在瓶中,能起到防风作用,农家都喜欢用。

可孩子看书或写字,还是喜欢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。小时候,我的几盏煤油灯,都是用墨水瓶做的。先用洗衣粉擦洗墨水瓶,再用螺丝钉在瓶盖上旋出一个洞,然后用细铁丝把牙膏嘴固定在瓶盖上,最后把棉线穿进灯头。在瓶中倒入煤油,用火柴点燃灯芯,调节灯芯的长短,一盏自作的煤油灯就可以闪亮登场了。

用墨水瓶做煤油灯看似简单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。比如,在瓶盖上旋洞,得小心翼翼,力道不恰当,就会把瓶盖旋裂。还有,选棉线,要洗净,有疏密度,否则瓶中的煤油就送不到灯头。最有技巧的是,要算好牙膏嘴和瓶盖的距离。牙膏嘴贴着瓶盖,煤油灯燃烧过久,瓶盖就会融化,渐渐地,整个牙膏嘴就会掉入瓶中。牙膏嘴离瓶盖太高,棉线的距离就远,不仅上油速度慢,还多耗油,牙膏嘴和瓶盖的空隙,还容易引发火灾。

那时,每家每户都有几盏煤油灯。晚上,吃饭时,碰到停电,就得赶紧点上煤油灯。矮小的煤油灯,放在餐桌上,光芒低浅,只好用倒放的茶杯或瓷碗来当底座,来抬高煤油灯的地位。有时,小孩子莽莽撞撞抢菜时,会把煤油灯撞翻在菜碗中。记得有一次,我就不小心把煤油灯撞翻到刚上桌的紫菜蛋汤里。一家人白着眼,死死盯着我,嘟嘟囔囔,唉声叹气。这盆紫菜蛋汤呢,最后成了几条土猪欢快的晚餐。

少年时的乡间岁月,农忙时,一家人在摇曳的煤油灯下,或选菜籽,或车谷子,或捆稻捆……空暇时,我写作业,母亲缝补衣服,父亲收拾农具。有风吹来,灯光摇曳西跳,一家人的身影就浮动在墙壁上,影子或大或小,或深或浅,幻化成千变万化的图景。一灯如豆,映照着一户农家的春夏秋冬。

墨水瓶做的煤油灯,小巧玲珑,适合携带。读初中时,要晚自习。那时的教室里,虽然天花板下也都吊着两个灯泡,但暗黑的夜晚,昏黄的白炽灯就好像是萤火虫。而且,在那个年代,学校供电极不稳定。一停电,教室里的煤油灯就遍地开花地点燃。如豆的灯火,恍恍惚惚照耀着一张张年少求知的面孔。

由于自制的煤油灯都不带灯罩。有风吹来,灯影就左右飘忽,把火焰吹得酒醉似的东倒西歪。用手挡风,用书挡风,都无济于事。有同学就自制灯罩,材料当然是透光的白纸。先用白纸卷成一个圆筒,再用饭粒黏住两端,简易的灯罩就做好了。如果想灯光更透亮,还可以在灯罩上开一孔活动的小窗。

灯罩虽好,但非一劳永逸。时间一长,摇曳的灯火会把白纸熏黑,烧焦,甚至引燃起来。记得,同桌的一个灯罩,出其不意地烧起来,把前面一个女生的长头发也烧着了。幸好扑灭及时,只是烧去了少许发梢。大伙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那时,乡野出生的孩子,在读书上乏善可陈,可找乐子的本领却不少。最好玩的要算用煤油灯烤豆子。那时,每周一晚上,学校老师都要开例会。没有老师在教室,大伙就天马行空了。调皮的同学把铁文具盒架在煤油灯上,然后放入黄豆。煤油灯的焰火烧烤着文具盒,把文具盒中豆子炸得噼啪响,蹦蹦跳。数分钟后,豆子渐熟了,加点盐巴,豆子的清香就在教室里弥漫。在缺少零食的年代,烤黄豆自然是美味佳肴,四围的同学纷纷过来抢食。大伙挤得人仰马翻,满地找豆。这样烤的豆子,带着煤油的气息,但同学们还吃得津津有味,吃得满嘴乌黑,像长了胡须。

当然,煤油灯下,看书写作业还是常数。在飘忽的煤油灯下,一颗颗脑袋埋头看书或写作业。有时,上完三节晚自习后,同学们的眼眉、两腮、鼻尖和嘴角,都是乌黑的痕迹。那是在煤油灯下长久熏染的结果。大伙你笑我,我笑你,互相打趣,苦中作乐。在煤油灯光摇曳的时光,我度过了自己的年少时光。读高中后,在县城,停电的日子就很少了。读大学时,在市区,几乎不停电了。参加工作后,停电都会提前预告。煤油灯渐行渐远,偶尔参加烛光晚餐,也透御不了年少时的情缘。

乡居岁月,一灯如豆,浮动年少的光芒。